

金芦苇丛书

寻找张展

孙惠芬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寻找张展

孙惠芬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© 孙惠芬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张展 / 孙惠芬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7.2

ISBN 978-7-5313-5006-4

I. ①寻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3856号

XÚNZHǎO ZHǎNGZHǎN

寻找张展

责任编辑 姚宏越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装帧设计 夏无双

幅面尺寸 155mm×230mm

字 数 203千字

印 张 13.25
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5006-4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44871130

上部 寻找

1

寻找张展，是儿子提出来的。我和张展从未见过面，可当他在微信上提到这个名字，说妈妈，你还记得我的高中同学张展吗，我脑海里迅速就浮现出一个形象。这形象没有身高，没有五官，只有和飞机有关的一些连缀。他的名字有伸张和展翅的意思，容易让人联想到飞鸟和飞机，我记住他，正因为一次和飞机有关的事故。他的父亲死于2009年法航447空难，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周时间。儿子在微信上提到他，很出我的意料。儿子在美国加州读生物信息学博士，因为学习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发生争执，他一个多月不理我，并向我严正声明：今后，凡涉及学术上的事，绝不允许瞎掺和！不让我管学术上的事，他却突然在微信上说起张展，并让我帮他寻找张展，说这对他很重要，对他的科研尤其重要。一股气儿在胸口鼓胀，就差没骂出一句“混蛋”。

我其实并没管他，当时因为选课，他和学校生物系小秘发生争执。小秘是美国大学里对秘书的昵称，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女人，她建议他选修一门“生物信息学前沿”的课，他没选，选了别的，小秘就问

他为什么不选。他反问小秘，选修课的概念就意味着学生有选择的自由，我为什么要选？小秘说有史以来，还没遇到一个我们建议选而不选的学生。儿子说那是你没遇到，不意味着就没有，不意味着你的选修课最后就成了必修课。儿子把这一切告诉我时，我能想到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对方辩论时理直气壮的样子。他的英语表达一向很好，他以为到了美国，就拥有了自由和平等，就可以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，无视年龄和身份差别，打着手势据理力争。虽然我也觉得他有道理，可我还是冲他发了火，“你这刺儿头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改不了！为什么所有人都听了小秘建议唯你不听！”我冲他发火，出自一个母亲的弱者思维，担心美国并非想象那样自由和平等，不希望他在遥远的国外受挫。儿子却反应激烈：“妈妈，我向你讲这些，是想让你了解我的思想，并不是让你管我，也不是想让你为我操心！在学术上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，我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！”

儿子提到“这代人”，我更加恼火，我说我最讨厌你动不动就你们这代人，还不是你们这代人出了药家鑫，出了“我爸是李刚”。关于药家鑫，我和儿子有过讨论，本不该在这时再提到他，可是一急还是把他搬了出来，可见对付儿子，我是多么容易黔驴技穷。这句话还真的把儿子噎着了，他停顿了好长时间说不出话，但他没再和我争执，只压低声音说：“妈妈，我再重申一遍，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，永远不要随便下结论。我们这代人，你究竟了解多少？！还有，学术上的事儿你不懂，不要瞎掺和！”

不让我掺和，又叫我帮忙，气真就不打一处来。因为有气，他后来的话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，比如他强调这几天找张展找得有多苦，能联系上的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在网上百度张展的名字，三十七个张展只有滨城大学的张展和他要找的张展入学时间吻合，他知道他考在滨城大学，可那个张展的信息终止在2009年9月，之后便不知去向。

没往心里去，可张展这个学生还是不由分说在记忆深处浮出，连同与空难有关的一些信息。一架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的航班，神秘

消失在大西洋四千米高空，五天后发现漂出水面的飞机碎片，一个月后打捞出飞机残骸，两年之后找到黑匣子，2011年夏天打捞出一百零四具遗体，出事原因仅仅是驾驶员操作失误……这世界上的重大灾难没人能够忘记，泰坦尼克号遭遇冰山、唐山大地震、印尼海啸、汶川地震……可许多灾难，你记下了，和你的生活并无直接联系。447空难发生后，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儿：2009年1月，我的中篇小说《致无尽关系》发表后被几家选刊选载，半年后我在网上点击作品题目，想搜索一下读者反响，却看到一个网名为“洪洞山人”写的博客，他在博客上说，他的一个朋友就在法航447飞机上，朋友出差前，曾向他推荐一篇叫《致无尽关系》的小说，写一个春节回家过年的小两口儿如何掉进无尽关系，非常感人。他于是买到《小说月报》一口气读完，为了悼念朋友，他还不惜花费笔墨在博客上耐心讲述了小说里剪不断、理还乱的亲情故事……

一个空难去世的人在临行之前读过我的小说，我的小说跟一个已经不在的人发生关系，震动之余，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，仿佛从某个已故人身上翻出与我有关的遗物，仿佛从消逝在天际的苍茫之处闪现一道电光，一瞬间照亮了我们彼此……

当然，它照亮的，不只是我们彼此，还有张展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我就知道儿子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空难中去世，那同学的父亲在山西某市当区委书记，他把儿子和女儿一起送到大连读高中。当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，当得知张展的父亲就是生前读过我《致无尽关系》的那个人，我和张展，顿时就有了诉说不清的关系。

所谓诉说不清，不过是从此刻记住了张展这个名字，并开始关心起他的信息：是否参加了高考，是否影响了成绩，去了哪所学校，仅此而已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从儿子嘴里得到的信息足以让我悲伤：父亲遇难，看不出他有任何反应。为了高考，他没和母亲一起参加去往法国的空难家属团，可他高考考了很低的分数，最后去了大连一所二本学校。对我来说，这些信息都不算什么，最最叫我悲伤的，是他高中期间就跟家庭

决裂，跟父母决裂，第一年春节，父母为他订好机票，他坚决不回，从此父母再也没让他回去。这意味着，他在父亲遭遇空难的三年前，就与父亲永别了……

法航447空难发生在2009年6月1日，我在网上读到“洪洞山人”博客是2009年7月17日，虽然得知这些信息离飞机失事已经一个多月，可当时，我还是希望通过儿子见见张展，因为《致无尽关系》，我和这个孩子似乎有了微妙关系，我想帮帮他，不管他如何跟父亲决裂，父亲去世，对他都是重大灾难……可儿子绝不配合我，他的理由非常简单：他不会见你！当时高考结束，他很有可能回到山西老家，不在大连。可儿子不说他不在大连，只说他不会见我，仿佛我是什么虎狼怪兽。事后用心想想，这看似简单的理由倒也并不粗暴：不管他在哪儿，总要尊重受难者，总得让他安静。

后来，儿子断断续续向我描述了张展。他向我描述，不是为了让我了解，而是他高考结束，在经历和同学的告别，某些往事让他不能释怀。儿子没有遗传我喜新厌旧的基因，他是一个深度怀旧的病人——怀旧是一种病，这是我的定义，因为它会让生活变得无比沉重——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他用过玩过的所有东西，电子宠物，四驱车模，电子火车，以及他穿旧了的校服，甚至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试卷，给我收拾卫生带来巨大麻烦不说，没事儿时，他从那里翻找旧有的时光，一边叹气一边摇头，活脱脱一个八十岁老人。我十分清楚，儿子描述张展，不过是为了打开一段属于他的过去，如同从校服和试卷中翻找旧有的时光，而我，不过是一个意外的分享者，或者只有我的分享，才使他的怀旧更有质感，反正，关于张展的描述只是他的自言自语：

“这个张展，是我见到的骨子里最倔强、最我行我素的人，你知道他爱上的那个发廊女有多大，比他大八岁。

“这家伙真是个怪人，从不主动跟人交往，可身边总有人围着他。他从不用心学习，就爱画画，有时上课也画，可学校全年级三百名学生，他考试从来没掉下前八十。他会做饭，会做山西的土豆宴，还会收

拾家，他爸妈给他在西安路租了个房子，那家里收拾得比咱家还干净。

“我最佩服他的，是他爸妈给他和妹妹找了个交换妈妈，一个区下面的局长，每到年节，她都来请他到大饭店吃饭，他不但坚决不去，也不让妹妹去。有一回他过生日，把我们请回家吃土豆饼，交换妈妈送来生日蛋糕，他坚决不让打开，后来交换妈妈发现，气得都把蛋糕摔到我们身上了。这小子的个性我太崇拜了。”

可说到这里，儿子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，像一个在荒野上奔跑的小马驹突然被同伴遗弃，神情惶恐而迷乱，并求救似的看着我说：“妈妈，我，我伤害了张展，他父亲去世后，他姥姥也突然去世了，可你知道我给他发了条什么内容的短信吗，我说不要悲伤，上帝是在造就你，是在爱你，你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。妈妈我绝不是想让张展拿亲人的死亡和成功交换，你能理解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可他，从此再也没和我联系。”

我当然能理解，但把不幸看成财富需要时间，人在遭遇不幸时说这样的话，不但达不到安慰的效果，还有一种看光景不怕乱子大的幸灾乐祸。

是那个时候，我知道儿子武断地回应我，并不是张展不见，而是他也找不到张展。

是那个时候，我知道儿子成天念叨张展，不仅仅是怀旧，而是陷入想解释自己又打不通对方电话的焦虑和无奈中。

也是那个时候，我知道了儿子一到节假日就出去玩一天是去了哪里，知道了一个区下面的小局长本事究竟有多大。更重要的是，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交换妈妈这一角色：本地孩子在外地上学，外地孩子在本地上学，为了不脱离有权有势大人的庇护，相互把孩子移植到对方家庭。让我不能想象的是，太原市某区里的官，和大连市某区的官，远在两省两地，他们怎么就相互认识就接上了头儿……

很显然，儿子的描述，不但没有打消我想见见张展的念头，反而更加强烈。只是这强烈的念头里，已经不单纯是为了安慰张展，还有替儿子做些解释的成分——我并不担心儿子失去友情，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

有多深的友情，我只是不希望遭遇太多不幸的张展因为误解，再为生活累加不该有的痛苦。记得当时，我曾跟儿子说，如果见不到张展，能见到他的交换妈妈也行，张展再不喜欢，她也是他生命中帮助过他的人，他拒绝她的物质，但不一定拒绝她的精神安慰和帮助。

可我，终是没有见到张展，也没有见到他的交换妈妈——当儿子听我说还要见张展的交换妈妈，他的阻止非常粗暴：你不要自取其辱了，妈妈，她那样的人，绝不会理睬你一个文人！

我的念头一点点消退下去，不是相信了儿子的直觉，而是从记忆深处打捞出这个女人。在一次又一次家长会上，我似乎见到过她，大高个儿，长瓜脸，无论冬夏，都穿一身职业装，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头贴在瘦脸上的短发，它让她挺着腰板走进教室时，显得趾高气扬，目空一切，没有丝毫家长的紧张和谦卑。她不是张展家长，她当然不紧张也不谦卑，可当这个女人黑亮的短发浮现眼前，我仿佛已经看到，她是这样一种女人，她无视权力之外的任何存在。当然，这不是我没有见到她的重要原因，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在发生改变，没有多久，大学开学，儿子那茬学生，打散的小鸟似的各奔东西，当儿子和儿子的事情不再每天都环绕身边，当我的生活里不再有月考、中考、高考、家长会，突然变得空荡荡一片真干净，与儿子有关的过去便也像被风刮走的浮云，在时光的背影里渐行渐远……

儿子抛下一句找张展对他有用的话，忙自己的事儿去了，却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这句话，像吹动浮云的一缕轻风，把一个孩子从时光的背影里吹了回来。到后来，那已经不是一缕轻风，而是一场风暴，因为我一连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就有飞机在眼前坠落，之后是混乱的乌烟瘴气的场面，是在机场候机口抱头痛哭的空难者家属，是一双双寂灭的犹如灰烬一样的眼神，而当这些眼神消失，张展冷漠而飘忽的目光如期而至——不知为什么，每每闭上眼睛，用不了多久，张展的目光就来到眼前，它没有寂灭如灰烬，而是冷漠、飘忽、游移……他似乎离你很近，近在咫尺，可只要你用心打量，他又突然走远，好像并

不存在。然后猛一个激灵睁开双眼，你发现，他已经占据了你的整个神经，因为你会一遍又一遍地问：他在哪里？他如今在干什么？父亲那场空难，对他意味着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和父亲决裂？他是否还在生儿子的气？

那时我才知道，有关张展的一切，我了解得太少太少。他曾是儿子的同学，他曾是比一般同学更近的一个朋友……他们是朋友，就为一句话就中断了联系，是不是张展出了什么不好的状况，身体的，精神的，或者家里其他人的？还有，儿子为什么要找张展，是对张展的歉疚一直都没放下，还是怀旧的病复发，还是真像他说的那样，对他有用？儿子的终极理想，是由科学入哲学，他现在正在课余时间攻读心理学和哲学，读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，有关张展的成长，难道真的对他的科研有用？

事实证明，中国独生子女的妈妈，子女任何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在她们心里都是一场风暴。只是在寻找张展的风暴里，还席卷了一丝渴望，那种用事实来证明张展过得很好，从而消除一切愧疚、不安与疑虑的渴望。

2

为了将信息弄得相对准确，我也上网百度了一下张展，三十七个同名的张展，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，可见张展这个名字的时代性，似乎只有开放，才放开了人们对于“张开”和“展翅”的想象。在滨城大学张展的词条下面，唯一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：张展，滨城大学2009级学生。按说，找到大学，也就知道了张展的去向，可滨城大学在离市区四十多公里之外的郊区，又要经过交通拥堵的开发区，往返路程加到一起，少说也得三个小时。多年的宅居，四肢越来越懒惰的同时，对距离有着神经质的惧怕，尤其我不会开车。然而，惰于行动的人往往敏于思考，稍作思考，我就为自己制订了便捷的计划：先去第W高中找他的

班主任，那里离我家就五站地，打车十几分钟就到，如果班主任知道他的消息，就省去我太多的时间。

第W高中在大连市政府后身，它的前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有轨电车道，后边是通往码头的公交车道，东西两侧则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。高中是这样一个所在，不管它置身多么繁华和热闹之中，不管它四周有多少生意兴隆的饭馆商店，只要你迈进围墙大门，与世隔绝的囚禁感顿时扑面而来。压抑，紧张，越束越紧的希望，担心功亏一篑的恐惧，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，哪怕你正赶上下课，操场上满是踢球跑步的学生，哪怕初冬的阳光在他们白生生的脸蛋儿上热情洋溢地跳跃闪烁……

说起来，我的运气真是不错，早就删掉了班主任的电话号码，无法提前约定，懵懵懂懂闯入，居然正赶上下课，居然远远地就识别出那张娃娃脸，她正在教学楼门口静静地站着，任学生在她旁边撞来撞去。

那天，在人流湍急的教学楼门口，大声喊她吴老师，她根本就没认出我是谁。她愣生生看我的样子，好像我是天外来客，直到说出我儿子的名字，一丝熟悉的暖意才慢慢从她额头溢出。我相信，不会有任何毕业五年了的学生家长会回头找老师，学校是学生的人生驿站，却不是家长的，顶多，只能算家长在人生路上误车的地方，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家长能在这三年里安稳睡觉。终于逃出泥淖，居然有人莫名其妙地回头，熟悉的暖意溢出来，肤浅而恍惚，仿佛我大有可能走错地方。当然，这倒没有什么不好，它至少淡化了某种东西，某种当年因儿子上课讲话，她把儿子罚出自习课，我不得不贿赂她一条围巾时留下的屈辱——我的屈辱不在于她接受围巾时给我冷脸，而在于感到她的冷脸是因为我的礼物过轻，或者，她瞧不起我一个作家还做这种勾当。为了不至于把尴尬时间拖长，我直奔主题，我说：“吴老师，我儿子想让我帮助联系上张展，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”

她看着我，摇摇头，她好像对我的问题十分意外。恰在这时，上课的铃声响了，学生们顿时像吸进闸门里的水似的从她身边流过。听到上课铃声，她的表情更加恍惚，虽然没像学生那样马上转身拥回教室，可

目光里的焦急显而易见。

她恍惚地看着我，歉意地冲我笑笑，横在额头上的深纹弯曲了再弯曲。当我们的身边迅速寂静下来，她半转着身子对我说：“我从不和毕业的学生联系，都是学生放假到学校来……张展，从来也没回过学校。”

“他是工作了，还是在读研？”我不得不见缝插针。

“不知道。”她目光里的焦急已经飞上额头。

“那，他在滨城大学什么专业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否记得他有个交换妈妈，她在哪个区当局长？”她的焦急提醒了我。

她愣住了，彻底愣住了，好像不明白什么是交换妈妈，额头上的皱纹在阳光下更加凸显。

见她发愣，我赶紧换了一个说法：“不不，就是在大连代替他爸妈来开家长会的家长。”

想了一会儿后，她再次摇头，一边摇，一边说：“忘了，忘了她姓什么了，当时好像在东岗区。”

“对对，他还有一个妹妹，她现在是否还在大连上学？”我突然想起这一出。

“不知道，好像没在。”

虽然有些失望，虽然她很快就转身回了教室，可我对她的表现无可挑剔。我儿子和张展这茬学生之后，她又送走了五茬学生，如果不一茬茬删除学生信息，如何保证新的信息存入！关键是，当我走出第W高中校园，打上出租车，我已经对寻找张展彻底没了兴致——砰的一声关出租车门的声音让我重温了这样的事实：这么多年过去，我仍然在做儿子的奴隶，只要他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这边立即草木皆兵，我为什么要这样？！

那段时间，为了把自己从儿子的愿望中择出来，我绝不待在家里读书——寂静往往容易放大信息，尤其是儿子的信息。我主动走出去，约

朋友聊天儿，看电影，逛街。聊天儿和看电影，都在闫姐家里，我好久没看见她了，她家有茶室、咖啡屋，还有家庭影院；逛街，只去温州城，那里有一家我喜欢的布衣店。

闫姐是我在大连最最另类的朋友，她从来不怕把生活搞砸，不是砸了嘛，那就继续砸，看还能砸到哪里去！像我这样遇一点儿小事儿就惊慌失措的人，见她就像照镜子，总能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生活原来完好无损。闫姐夫妇都是建筑工程师，有钱，却没有时间管儿子，于是他们的儿子就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者。他叫鲍远，比我儿子大七岁。十年前，鲍远高中毕业，坚决要求到瑞士去学酒店管理，他们于是托朋友把儿子送到瑞士。三个月后，鲍远自动回来了，说瑞士不好，酒店业不好，他要去俄罗斯学服装，他们又托朋友把他送到俄罗斯。半年后，他花完他们给他拿走的所有卢布，又从俄罗斯回来了，说他不喜欢服装，要去美国学电影导演。在他以很低的分数拿下GRE和托福成绩后，他们又把他送到美国，结局可想而知，就像他们的职业，建起了一幢又一幢新楼，却要推倒一幢又一幢旧楼。后来，当闫姐夫妇双双退休，无力兴建高楼，他们的儿子就躺在旧楼的废墟上，一连多年躲在家里的家庭影院看电影，他已经看了上千部电影。每次去她家，透过门缝儿，都能看到在黑暗中蓬头垢面、面容憔悴的鲍远——电影里的悲欢人生明显在消耗他，使他看上去像个中年人。闫姐却从不上火，“看吧，看他把老子的钱花完了再怎么办。乞讨？打砸抢？我才不管，反正我俩养老的钱不会给他！”

不怕把事情搞砸，是你怕也没用，你摊上了这样的儿子，怕也没用。可绝不是谁都能有闫姐夫妇那样的心态。后来发现，只要你不怕，不但天大的事儿都不是事儿，还真有可能就没有什么事儿。我是说，几年来，只要稍稍一想闫姐的儿子我都睡不着觉，可有一天，她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不用打砸抢啦，能赚零花钱啦。我懵懵懂懂，闫姐说，人家给电影杂志写影评，赚好几笔稿费啦。洒脱的人自有洒脱的命运，可你绝不要以为有了这面镜子你就可以成为她！当我为了忘却儿子

的要求，去听她讲鲍远那些有关昆汀·塔伦蒂诺电影《无耻混蛋》和《低俗小说》的影评文章，并为了理解他的文章，最后和她一起坐在家庭影院看电影，看着看着心底就闹腾起来。电影中枪击、复仇、凶杀的情节，不过是一把探索人性各种可能的钥匙，可在我眼里，却是驱之不去的一个又一个暗示，因为在那里，在极端的情况下，混蛋会变成英雄，弱女子会制造阴谋，受到保护的人最后成了一个只露了一面就被射杀的无名之辈，一个杀手最后又成了拯救者。在鲍远眼里，从不进入简单的道德评判。在极端复杂的背景中揭示人性平庸的光辉，正是昆汀电影的高妙之处，可我根本进入不了这样的审美境界。我像一个毫无艺术感觉的家庭妇女，混乱和复杂让我头昏脑涨，复仇和凶杀让我越发生出对现实的恐惧：儿子会不会因为选课受挫，开始对小秘实施报复？儿子会不会因为没找到张展，科研受到影响，开始密谋退学？

偷鸡不成，反蚀一把米。在我想用闫姐不怕把事情搞砸的洒脱医治自己，却反而勾起了对儿子的牵挂时，我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人来人往的商场。那时温州城布衣坊进了好多东南亚中式布衣，有一件草绿色泰国风格长款布衣让你一眼望去就看到了春天——这是我忘却恐惧和烦恼的最有效方式。我喜欢逛服装店，却从不买应季服装，我的跨季节购物浪费了太多的钱，因为当那个季节真正来临，曾经选好的衣服不是颜色不对，就是款式落后，总是不合时宜。在总是买衣服又总是没有衣服穿的时候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自己这么做，仅仅是想通过跨季服装的色彩区别，去感受再艰难的日子也总会过去。我不知道，我把衣服买回家，天天试穿，直到把新衣服试成旧衣服，仅仅是渴望眼下的季节赶紧过去，远方的春天或者冬天赶紧来临。一天晚上，正把草绿色衣服穿到身上，走到丈夫面前，手机短信响起，是敲门声。我不怕咚咚咚敲门，只怕小鸟一样的呼叫，儿子和我联系的方式是微信呼叫。不是微信而是短信，动作顿时从容而镇定，然而当打开短信，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：

孙老师，原谅我那天怠慢，都因为准备月考太忙。我帮你打听过张展，可除了知道他在滨城大学读书，没有人知道他分配到哪里工作。他确实有个妹妹在大连上过学，但父亲出事后就回了老家。他那个大连家长姓耿，叫耿丽华，现在正央区环保局当局长。电话是：13591XXXXXX。

吴玉秋

实际上我就是我，我成不了闫姐，当儿子和张展重返我的生活，当几天来的有意封闭被意外打开，就像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封闭多日的屋子，我感受到了无限暖意。儿子的班主任还保留了我的电话，或许念在我儿子算是毕业生中有出息的孩子，或许她知道我是一个作家，或许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像儿子一样，她怀旧，她保留了所有与她联系过的家长的电话。反正，当吴玉秋这个落款进入我的眼帘，她额头上的暖意已经直抵我的心坎，并且，随着感谢短信的回复，我的心已经上路。

3

与耿丽华的相见，在她已经被间壁成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。我没有提前预约，儿子曾经的警惕让我心有余悸。她确实就是我记忆中那个短发瘦脸的女人，只是她的瘦脸比以前更瘦，腮骨两侧近于干瘪。她见我愣了一下，似乎觉得熟悉又不知道是谁。我没告诉她我是谁，只说是2009届第W高中学生家长，想找她来随便聊聊。

她没有马上接话，上下认真打量了一下我，仿佛一个学生家长找她随便聊聊有些不可思议。然而在她目光再次回到我脸上时，她的眼角突然涌出明媚的笑容，“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
我也笑了，我说是，我儿子和张展是一个班的，我们一起去开过家长会。

“不不，你是那个作家，我记起来了，你是那个写关系的作家，我在网上见过你的照片。”

看来儿子的警惕毫无道理，她不但尊重文人，还读小说。我陷入尴尬，为对她没有道理的误解而尴尬。

她并没觉察，一边打电话叫来工作人员为我沏茶，一边从她的办公桌前走过来，坐到对面的沙发上。她的办公室不大，也就十几平方米，除了棕色办公桌和对面一排黑色硬皮沙发，没有一个盆景和一株花草植物。我官场朋友不多，但印象里他们的办公空间巨大，在巨大的空间里，养着各种名贵花草植物。她是一个敏感的女人，迅速捕捉到我的感受，立即说起她的办公环境，“哈，你看这办公室，才间壁的，太小了，各级干部的办公室都按级别重新规划了，你可能也知道了，一开始根本想不通，好端端的屋子给间壁了，省出那一半干什么都用不上，纯是浪费！可细一想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党中央还是英明，这不是浪费，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。你想想，你的空间小了，你的权力欲自然就开始收缩了。”

虽然对她引入这个话题有些突兀，但我对她充满感激，因为这不但让我找到恭维的话，还让我看到她的另一面，泼辣的一面——她说话阔音大嗓。她虽然在努力压低声音，努力使手势做得优雅，但她抑扬顿挫的语音缝隙里，还是泄露了她卑微的出身，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那种从底层奋斗出来的干部的最大特点，是身上还会残存着纯朴的东西。她不但纯朴，还有些直率，当我告诉她，我第一次听到触及灵魂这一说法，很深刻，她瘦瘦的脸颊上溢出红光，单眼皮下的眼仁闪闪发亮。

那天，因为耿丽华的表现和我想象的判若两人，我彻底丧失了警惕，比如她为什么对我热情，她尊重我这个文人出于什么目的。因为没有警惕，后来事情的发生，我有些手足无措。事实上她的纯朴诱惑了我，她毫不设防地夸夸其谈，让我误以为，在接下来的时光里，当我从她感兴趣的话题引向我的话，我们会有一场关于张展的深入交谈，而不仅仅只是打听张展的下落。打听下落，那只是见面之前的想法，见面之后，发生了变化。所以在她谈到一座城市每天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，

一个人每天排放多少垃圾和污水，身为大连一个中心区的环保局局长，她每天要接到多少市民电话时，我直视她的眼睛，努力让她感到我在用心倾听。雾霾治理，地下排污，地上绿化，她是环保局局长，这一切她太轻车熟路了，她掌握许多数据。可由于一直直视她的眼睛，由于她话语频率太快，我后来有些眩晕，有些恶心。你也许会有类似感受，当你长时间一个姿势盯着一个人，你会头晕恶心，对方的脸会在你眼前旋转起来。后来，当耿丽华那张瘦削的长脸在我眼里旋转起来，我不得不打断她，我说：“耿局长，你太忙，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，我来，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她还没有从刚才的兴奋中走出来，眼睛闪闪发亮。

“一个叫张展的孩子，听说他是你的亲戚。”我没用交换妈妈这个说法，如今反腐形势严峻，这说法容易触及灵魂，他们当年两地交换，一定借用了彼此的权力。

谁知，听说我来找她是为一个人，这个人又是张展，她眼仁里的光顿时收缩，脸上的笑容就像初冬早上的霜花，一丝丝凝结，“你找他？张展？”

“是张展。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我想跟他联系。”

这时，只见她眉毛扭动，结霜的脸上有一种被重器炸开的裂纹。“作家，你可千万别说是张展叫你来找我的，我不认识他！我不是他任何亲戚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更没有！”

我一时怔住。我设想过耿丽华听到张展之后的种种反应：因为他父亲已经去世，人走茶凉，她不愿意承认曾经的相识，这符合儿子对她的评价；或者她亲历了张展的早恋和无情，但因为看到命运对他的不公，她宽容了他，这符合母性的正常思维；或者，张展只是她生命中的过客，就像行路时碰到的路人，早就被忘在了脑后，这符合人性健忘的特点。但无论因为哪一种，她的反应都应该是平淡的，淡到让她不愿意说，即使顾及我面子，不得不说，也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语气。在我的底线里，她只是公事公办地打发了我，简略说了几句对张展的印象，然后